

铁血武林

金庸

沈阳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铁血镇江湖	谁是真凶.....	1
第二章	真假实难分	步步陷阱	33
第三章	初试美人关	国色天香	64
第四章	江湖茫茫路	步步杀机	95
第五章	御文府失盗	有苦难言.....	124
第六章	月黑杀人夜	因爱生恨.....	152
第七章	巧获绝世功	一展雄风.....	181
第八章	复职公义盟	误会重重.....	210
第九章	“铁血令”再现	敌友难辨.....	240
第十章	夜探修缘庵	敌踪再现.....	270
第十一章	最毒女人心	荡妇本色.....	296
第十二章	少侠遭诬陷	毒计连环.....	326
第十三章	初尝南女情	桃色罗网.....	357
第十四章	再探隐世人	冰释前嫌.....	388
第十五章	弑师案大白	艳妇漏网.....	418
第十六章	误陷桃花计	夜闯秘舵.....	447
第十七章	为宿仇诛魔	自相残杀.....	477
第十八章	掉包显神功	群魔惊心.....	510
第十九章	佳丽扮秘使	救人显爱.....	543
第二十章	怪僧伸援手	绝技现世.....	580
第二十一章	勘破红尘界	少侠丧志.....	607
第二十二章	少林遭劫难	孽缘应验.....	645

第二十三章	问剑霸武林	魔焰高涨.....	681
第二十四章	紫灯人头塔	鬼沼招魂.....	717
第二十五章	绝功戮三凶	少主解危.....	751
第二十六章	奇侠偶大意	故友遇害.....	784
第二十七章	消受美人恩	并肩江湖.....	816
第二十八章	盟主囚密室	真相大白.....	848
第二十九章	佳人险破身	奸徒遭报.....	881
第三十章	群侠显神功	元凶授首.....	913

第二十一章 勘破红尘界

“对方被击败，突围而走，几位前辈离山了，我留下找你……”

“没伤亡么？”

“应三娘已死，她女儿吕香君重伤，几位前辈在场，急于救治，香君姑娘性命虽已无妨，但对方的人却已乘机而杳，除对方死伤几位下人外，均无伤亡。”

皇甫英听后，面无表情，只微微点头道：“师兄，我先走了！”

袁天刚苦笑道：“师弟，让我帮你，快些选好地方，将蓝姑娘葬了，好随我及早返回师门……”

皇甫英固执地将头一摇，道：“我要一人去处理此事，不劳师兄帮忙，师兄请便吧。”

袁天刚无奈地长叹一口气，道：“好，师弟，你自珍重，我便先走一步。”言毕，注视了皇甫英一眼，又叹了口气，才弹身离去。

皇甫英木偶般地向前走，直到眼见撞到了一堵峭壁前，才

不得不停下脚来，默默地将蓝云珠尸体放下，缓缓拔出长剑，掘出了一个巨大的石坑，轻轻将蓝云珠的尸体放入坑内。埋葬完毕，然后在墓前，深深地施了一礼，才又缓缓转过身来，向一座山头走去。

悲极无言，悲极也无泪。从抱起蓝云珠的尸体后，皇甫英就没再说一句多余的话，一直走上了这山顶。

山顶上只有一轮孤独的太阳，高悬于顶，也许因为它太高的原因，才会孤独，这是不是也暗示着人间的某些事，某些人的处境呢？

在皇甫英停止了一切，认为一切都已结束了的时候，时间并没有停滞不前。高高的太阳总有落下之时，夜便自然地、无情地漫过大地，跟随夜色而来的当然是曙光黎明。

一天两夜的时间并不算短，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可以杀掉几十万人，可以使一个江湖上最大的帮派冰消瓦解。十年前，有一个帮派就是在一夜之间被瓦解的，这个帮派就是“铁血教”。

而在这一天两夜的时间里皇甫英只做了一件事，这件事非常简单，一个傻子都会做。那就是呆呆地坐着，坐在山头上一动不动，只看着山下那座坟墓。

看来那石冢中不仅埋葬了一个少女，还埋葬了一颗心，武士的心，皇甫英的心。

当太阳再次升上山头，不但提醒了大地上的万物，也提醒了皇甫英别忘了，他还是个武士，武林安定需要他，许多人的生命需要他。

皇甫英注视了一眼太阳，缓缓长身而立，然后向山下望了一眼，轻声道：“蓝妹，我会来看你的，一定！”

他说完后，对山下的新家深深地施了一礼，忍着蚀心的

痛楚，一步一回头，孤凄地捱下山去，蹒跚朝出山的方向而去。

脑海里，除了悲痛，他什么也容不下了。

一天两夜的时间，对他如跨过十年、二十年，他感到整个世界都很陌生，全变了，变得如此空虚。

回到永安小镇上，略进了些饮食，然后唤来了店家小二，牵来了寄存的马匹，随手抛下一块碎银，便向官道走去。

一路之上，往日的雄风尽失，他骑在马上，如无家可归的游魂，他不是无家可归，他并没忘记和师兄袁天刚临别时，师兄的叮嘱，他必须返回师门，只不过他在盘算着另一个念头，见过师尊后，便退隐江湖，名单之事已了，总算不辱师命，不负众望，自今日起，做个平凡的人，不再过问江湖是非了。

现在他只悔恨自己一点，不该不听蓝云珠之言，记得在开封巨宅，蓝云珠恳切地请求他同弃江湖，他没有答应，也许是命运使然，也许是人的必然悲剧。他当时确属无可奈何，师命在身，武林同道千百正义之士的生命安危系于一身，他不能退出江湖，而爱情又需要他退出江湖，他不懂得这种事业和爱情的必选其一的悲剧，竟是男人的专利，从一个男人第一脚踏入人生那天起，这个悲剧就开始上演了，皇甫英不懂这些，因此他痛苦，他后悔恨自己。

那原本雄骏的坐骑，似也被他的沮丧之气所感染，走起路来显得无精打采，一步一顿地捱，顿饭的工夫，才行走出半里许。

正行之间，那马儿突地发出一声惊嘶，驻足不前。

皇甫英猝不及防，倒是吃了一惊，举目望去，只见一个乞丐打扮的少年倒在两、三丈外的一棵树下，一动不动，不知

睡着了还是病了？心下有些恼怒，暗道：“这马儿怎么竟也如此衰败，见了个躺着的人，竟也惊吓如斯。”微怒中，皇甫英抖缰再次催马向前，并狠狠地夹了一下马肚子，谁料，那马只向前走了两步，又猝然驻足。不禁皱了皱眉，欲待发狠再催坐骑，蓦地想起，牲畜类对生死的感应比人灵敏，这乞儿莫非已死了？

忍不住下马向那棵树下走过去，俯身细视这乞儿，突觉这乞儿十分面善，不由心中一动，把这乞儿脸拨正，禁不住心头剧震，吃惊不已，这乞儿，赫然正是“梅园翁”之徒戈青。他才想起，戈青一向喜扮乞儿出现江湖。

当下，他放平戈青的身子，仔细察探之下，发现戈青的眉心间有一个缘豆大的血迹，忍不住地惊呼道：“铁血令！”

这血迹的特征，正是不久前出现在江湖之上，杀人无算的恐怖人物“铁血令”的杀人贯常手法——“铁血一指”。

刹那间，皇甫英连呼吸都窒住了。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怪事。这魔头，不是业已在中条山后峰坠崖而死了么？很多人当易目睹，难道江湖中又出现了另一个会此残酷手法的人？这岂不是太可怕了吗？难道……

“梅园翁”之徒戈青一向以乞儿现身，而且此人相当机灵，从未暴露身份，何以被杀？

这恐怖人物如果真的坠崖卡死，尚在人间，那么本已动荡不宁的江湖，不是又将大兴血劫么？

皇甫英的手脚冰冷，俯下身去，再检视一番，不错，这正是“铁血令”的杰作，前晚在山中尚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人，而今竟惨死在路边树下，江湖人的生死，实难预料。

由此，他又想到了蓝云珠的死，不由喟然长叹了一声，缓缓站起身来。

这件意外的惨事，可能“梅园翁”他们还不知道，他本该与他们一道的，怎么会落了单呢？

皇甫英不由忆起“铁血令”坠崖的一幕，更是奇怪不已。

记得“童面客”获知现任“公义盟”铁卫统领简非与“铁血令”约斗于中条山后峰，于是自己偕同“梅园翁”、“百宝神姬”等前辈漏夜赶去，到了现场，只见简非与“铁血令”展开了激烈的拼搏，约千余招不分胜负，最后各出绝招，简非一招怪剑法，划破了“铁血令”的胸口，逼退“铁血令”至岩边，而“铁血令”突发怪掌，以“金相绝地功”击地而震人，功力由地传足，由足传至心脏，简非得意之际，不料此中厉害，隔地中掌，吐血而退。

在场的几位前辈欲意乘机除去此獠，以绝江湖之血腥祸源，岂知自己抢先出手，一式师门绝技“佛光罩顶”，把他迫落断崖……

皇甫英想此，深感后悔，当时如下崖去查看究竟，何至于留下这条祸根，这个谜。

看起来，这只是一时的疏忽，事实上这是武林人常犯的错误，这个错误有时会救一个人，有时会死掉许多人，乃至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武林人自以为是，想当然的又一悲剧。

皇甫英无法断定，这是“铁血令”再生，还是生前留下了什么传人所为。

目前，也只有先把戈青埋葬了再说。

两天两夜中，他就葬去了两个与他有关的人，并且他们的死与自己脱不了干系，这实在不是个滋味。

皇甫英托起戈青的尸体，心中如倒五味瓶，缓缓地往林中走去，入林约摸二十丈远近，正待寻个合适的地方将死者掩埋，突然在一瞥之下，发现不远的一棵树下，躺着另一个

人，登时心头袭上一股不祥之感，惶然弹身上前，一看，心如重锤击中，脑中“轰！”地如遭五雷击顶。

“呀！”

栗呼声中，戈青的尸体“砰！”然落地，全身血脉喷张，面孔抽搐，六神齐遁。

死者，竟然是“梅园翁”，死状与他的徒儿戈青一模一样，同是眉心现出一个绿豆大的血洞，此刻，血迹已干涸，显见死者被杀少说已有五、六个时辰了。

这真是天降横祸，师徒同遭“铁血令”的毒手，看现场，无甚打斗之迹，可见“铁血令”身手相当可怕，想此，皇甫英下意识地打了个冷颤。

“梅园翁”是师门至交，也是当年参与摧毁“铁血教”的谋划者之一，对维护武林正义居功甚伟，想不到以他的功力，尚抵不过“铁血令”的“铁血一指”。

“铁血令”的重现，是震撼武林的大事，比“铁血教”的复辟更可怕。

想到“铁血令”这个名头，皇甫英悚然一惊，他会不会和“铁血教”有什么关系？从他的一系列行动中，似像又不像。单从他下手杀掉的人来看，他杀死的既有“铁血教”当年余党，又有自己一方的人，这实在是个可怕又难测的人物。

他究竟是谁呢？他的一系列行动，又意欲何在呢？

皇甫英一时也百思不得其解。

他摇了摇头，只好先动手处理眼下的事情。

他望着这一双师徒的遗容，不由滴下数滴英雄泪，一颗方才还是被情爱冻结的心，开始融化，开始跳荡起来。

不知不觉，日已上中天，官道上隐隐传来人声马声的嘈杂，他激动的情绪被迫平复，他怕招来奇怪的目光和好奇的

询问，急急动手掩埋了“梅园翁”师徒，匆匆立了一段树木，用长剑刻上了师徒俩的名号。

一切停当之后，已是落霞满天的时分了。

他兀立墓前，久久地施一礼，而后，走回官道边，寻到坐骑，弹身落鞍，缓缓踏上官道，向师门方向驰去。

他的脑子里并没闲着，他还在想，“铁血令”杀人并非无因，任何一个人杀人都必有原因，即使嗜杀成性的魔道之人，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人，“铁血令”杀“梅园翁”，如因他参与了当日逼他坠崖之说的话，那么，“童面客”师徒，“百宝神姬”等人岂不是也该在他追杀之列？但直接逼下崖的是自己，他也该向自己寻仇才对。

“铁血令”身怀“金相绝地功”，而这“金相绝地功”是少林“金相宝典”中的绝技之一。

自己不久前，一时疏忽中计，功力被制，据“行空怪僧”指出，中的是“金相摄元指”，同属少林三大不传绝技。

少林千年不传的三大绝艺，怎么在这一时，传至江湖竟有两大绝艺？而且一种出在邪教“铁血教”之中，一种出现在凶魔“铁血令”手上。

是否少林寺出现了什么巨大变故？或与这一教一魔有什么渊源不成？

遭“铁血令”杀害的，正邪两道都有，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看此，到少林去查访是势在必行的了，否则，这些谜是难以解开的。

但他随即又想到自己已经立意从此退出江湖，还多此一举有何用？想来，还是照原打算，立返师门，叩谢师尊，禀明心意，或侍奉师尊于左右，或觅地埋名……

于是，他拨正马头，踏着夕阳余晖，任马儿自由自在地缓缓而行。

由于“梅园翁”师徒之死，使他对这血腥江湖武林之道，更加厌恶异常。

残霞敛尽，夜色渐浓，不久，道上行人绝迹，嘈杂之声沉于尘埃之下，但他仍往前赶去，远处无林，近处无店，凭皇甫英心境，即使有店他也无心投住，心想：“从此便开始避开尘世，一个人倒也清静，慢慢走吧。”

蓝云珠之死，无异于在他心上砍了一刀，而“梅园翁”师徒之死，等于又在这一伤口上撒下了一把盐，痛苦且不必说，无法平复是定归不移的了。

这能怨谁呢？他想：“如果蓝妹的母亲不是‘铁血教’的十八死士之一，两个人的鸳鸯梦岂能破碎？而‘梅园翁’师徒之死又怨谁呢？江湖上的争争杀杀说到底，也不过是个人的意志之争，这比起人世间的情与爱岂不是不置一喙的东西吗？”

正在沉思行走之间，蓦见两条灰影横掠官道，投入林中，其中一个影子瘦小，似是女人，另一个庞大些，黑长袍罩身，恐是一个男人无疑。

看俩个人的身形，似曾相识，毫不陌生，一时也想不起是谁来。

心转数次，不免又自责起来：“嗨，是谁又与自己何干，反正自己已决意不涉江湖了！”

心念之间，马儿已行近刚才俩人影掠过之处，随听林中隐隐传来争执之声，也许是武林中人习性使然，好奇心顿起，不由自主地勒马驻足，侧耳凝神倾听起来。只听一个粗豪的男人声道：“十三妹，我很同情你，可我……做不了主！”

一个十分熟悉的女人声音道：“二哥，你还有什么心情跟着他们？”

男子的声音道：“十三妹，应以大局为重，现在不是抽腿的时候，更何况他们能放过你么……”

女人凄怨的声音道：“二哥，你替小妹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那边的事，就看在我们同生死的情份上，替小妹挡一挡……”

两个的声音渐说渐远，已听不真切了。

皇甫英想了想，全身的血液突地沸腾起来，十三妹，那不是蓝云珠的母亲么，她称对方是二哥，那么他就是“铁血教”当年的十八死士之一的老二，华奇。

记得他在开封城外的“修善庵”中，他逼迫“净缘”师太还俗，重返东山再起的“铁血教”，在“净缘”师太自绝以抗对之时，自己出于义愤，而出手曾刺了他一剑，自己因功力不强之时，也同时中了他一记“碎心掌”。

此刻，既已发现了蓝云珠之母，皇甫英怨怒之火又重燃起。她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女儿，也毁掉了我的情爱连同我的心。她当时说有自处之道，却不曾想，她还在“铁血教”内，并没有什么自处的征候，不禁杀机顿生。在当时，若不是蓝云珠阻拦，早已杀了她，如今他再也按捺不住了。

于是，他立即下马，把马儿拴在道旁隐蔽处，然后向林中走去。

走了约十几丈距离，仍不见人影，倾耳端听了一阵，又继续前奔。

再深入约二十丈余，忽见林中空地上两人影相对而立，丝毫不差，正是方才从官道横掠的那两个人，当下悄没声地欺身过去，在距空地丈余处，隐起了身形。

林中寂静如死，气氛显得十分诡秘。

面对这种场景，皇甫英顿感有一丝阴影掠过，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弄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不久，蓝云珠之母开了口，声音是颤栗的，哀哀地道：“二哥，您一点兄妹之情都没有了么？”

华奇也略动感情地道：“十三妹，我们当年的十八死士，如今仅存其半，并非我无情，实在是不得已，以我的身份，如若私下放了你，如何向少主交待？”

蓝母挫了挫牙，道：“二哥，少主将如何处置我？”

华奇沉声道：“如果你打消了脱教的念头，一切会没事。”

“否则呢？”

“前例可循，十三妹……”

“二哥，我的手上……沾满了亲生女儿的血，我……我……虎毒不吃子，我身为亲娘，竟然毁了她，我已不是人了，我……”说到这里，不由啜泣起来。

“十三妹，你这是大义灭亲，错不在你，你何必……”

“哈哈……哈哈，大义，义在何处？”

华奇冷沉地道：“十三妹，你不该有此一想！”

蓝母一咬牙道：“想了又如何？”

“十三妹，我念在二十年共生死的情份上，不究其罪，不过你要消除妄念，否则的话，我想包容你，少主也不会放过你的！”

蓝母恨声道：“我已无意再活下去，不答应我的请求，就让少主成全我吧，想起云珠，我恨不能即刻死去。”

“十三妹，你又何苦，事情已经过去，痛苦是免不了的，你试想，在当时的情势下，她竟敢撕毁本教极欲获得的名单，这便是死罪，换了任何人在旁，也会毁她……”

“不错，但不该……由我下手，我……毕竟是她亲娘啊！”

皇甫英本欲视情而动，伺机杀掉蓝母，以平心中之恨怨，但随着对方的话，心也在滴血。看样子，她已内疚，痛不欲绝，澈悟已非了，人毕竟是人啊！他已在心中原谅了她，喟然长叹了一口气。

华奇沉声道：“少主快要来了，十三妹，你究竟意欲怎样？”

蓝母决绝地道：“我的主意已定，还是请求放我走！”

一听到少主二字，皇甫英不由激动欲狂，那位神秘的少主将在此现身，真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能在今夜看到“铁血教”东山再起的首脑人物的真面目，他有一种预感，即许多江湖之谜，将系于他一身，那时，天下将大白了。

想到这里，一颗心不由“怦怦！”狂跳起来。

华奇“嗨！”地长叹了一口气道：“我实在不忍心看着我们残存的雁行再折翼，十三妹，别这么固执了，想想本教，好不容易从残垣废瓦中再次立稳，君临天下指日可待……”

蓝母幽幽地道：“我什么都没有了，君临天下不君临天下又与我何干？二哥，我不会改变主意了！”

蓝母的这一感叹，倒是十分深刻，天下得到也是一个人的，那就是“铁血教”教主的，会有别人的什么呢？对于一个一生注定听命于他人的人来说，天下与他的确无关。华奇似被此话点醒，黯然垂下头来。

就在此刻，蓦地一个冷酷的声音道：“十三号，你现在改变主意也来不及了，为你刚才的话，你会死得很惨！”

听口气，皇甫英知道这就是那被称为少主之人，也就是现在东山再起的“铁血教”教主，心弦立时绷得十分紧，双目不转瞬地盯着场中空地。

华奇忙躬身下去，口称：“恭候少主大驾！”

蓝母却毫无表示。

那少主并未现身，只用更冷酷的声音传声道：“二号死士，你身为本教执法，当然该知道怎么做了。”

华奇忙又一躬身，还欲代蓝母求情，但尚未等开口，那少主又开口道：“二号，你是不是很同情她？”

“属下不敢，只是恳求教主念在……”

“本座如果破例，将无以服众！”

“十三妹，老夫对不起你……”

华奇无奈，只好扬起右掌。

突听蓝母冷厉暴喝，“慢！”之后仰首疯狂地笑了起来，笑声惨厉，比哭还难听，接着悲呼道：“珠儿，娘对不起你，等等为娘，这就跟你一道去！”

华奇栗呼一声：“十三妹，你……”话声中欲抢上前去。

这时只见蓝母全身一阵颤抖，全身骨节“卡卡！”发出一阵巨响，“砰！”然堆在地上，如一滩无骨之肉，无疑蓝母是自做了断，但她用的什么功法却不知，只是过于惨酷。作为武林人，自绝之术有许多种，一般至多采用嚼舌、自断心脉的方法，而蓝母却用了这种惨烈无比的手法，显然是自怨过重，无非表示她是真心忏悔，也是人性的抬头。然而她的死不仅挽不回蓝云珠的生命，相反只能加深这人伦悲剧的色彩而已，这色彩的恐怖程度之剧，连被称之死士的人都为之瞠目。

华奇浑身打了个冷颤，垂下头去。

皇甫英更是看得怵目惊心，暗忖：“这是谁之错，蓝母在山中亲下痛手，杀了自己的女儿，又悔于自己的行为自绝身死，说起来都不过是教主野心下的牺牲品，十八死士是该教中的元老弟子，他们的死与活都不能让这位少主动心，对其

他人可想而知，此种枭狼之性欲主江湖，江湖焉能不腥风血雨？”

华奇大概感于物伤其类之念，一脸的悲哀之色，呆立现场，不言不动。

皇甫英一心要看看这位恐怖魔头的庐山真面目，但对方竟然没有现身，如果是在情无遗憾之前，他早已按捺不住现身了，但现在他对江湖之事已是心灰意冷，再也提不起豪气了。

久久，“铁血教”教主冷酷的声音再度传出：“二号，你是本教的执法人，你认为本座对此事的处置当否？”

华奇一凛，忙转身向发声处躬应道：“教主英明。”

“嗯！命人把十三号尸体运回山去！”

“遵令谕！”

“还有，加紧查探前夜在山中企图夺取名单者的行踪，不择手段，追出所有的同路人，本座断言，这批人皆为当年摧毁本教的仇家，尤其注意那个叫皇甫英的，他与本教当年之仇关系极大，务要查出他的师门来历。不过，在本座未下令前，别对他采取任何行动，他尚有极重要的利用价值！”

“遵令谕！”

皇甫英一听对方下达的命令，不由狂激起来，看势态，江湖大起干戈之日在即，自己想退出江湖也不可能，对方是绝不放过自己了。但不知对方说自己还有利用价值，是指何而言？利用自己又是指何而言？自己何时又被对方利用过呢？

声音已杳，想必“铁血教”教主已离开了。

华奇抄起了蓝云珠母亲的尸体，弹身逸去，消失在密林中。

皇甫英皱眉苦苦地想，“自己被对方列为追踪的对象，但

又不许对方的人随便对自己下手，说自己尚有利用价值，此语究竟做何解释？当初自己被对方擒而又纵，是因为自己身怀‘东海老祖’的贴身信物‘魔牌’，‘铁血教’因欲东山再起，力量不足，不想开罪这个五十年前的武林黑白两道闻风丧胆的巨擘，而放纵自己，而今对方已派人查明了真相，自己并非‘东海老祖’传人，还欲利用自己做何用呢？”

皇甫英一时竟想不出这其中的道理，但他却决定暂不回师门，因现已为对方的追踪对象，如现今回师门，誓必将给师门带来不测。

但如不回师门，又该去哪里？是去向两日前在山中露过面的几位前辈示警，抑或是保持缄默，置身事外？

这些问题使他苦恼异常，明知一插手其间，必又卷入其中，沦入江湖，觅地隐退之计便又告吹。如任其自然，自己一方必又会有数人将遭荼毒，那便又何以面对师门恩泽，天良何安呢？

无所适从，又无所不想，进退维谷之间，不禁又想到“梅园翁”师徒之死，想到“铁血令”与“铁血教”主这两大魔头，怎么会在同一个地方，先后现身，这中间是否会有什么关系呢？

心念及此，脑海里混乱成一片。

莫非“铁血令”也是该教一员，甚或是……

这未免太可怕了，如果“铁血令”便是“铁血教”教主的话！

于是，他努力集中意志，去思索这问题，记得初逢“铁血令”之时，是在“梦园”，他杀了“梦园”主人冯巨中全家，只冯夫人一人幸免，而冯巨中是该教十八死士第六号，他被杀之前，恰是在蓝云珠母女夜访“梦园”之夜。当时是迫